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記

學字記八

自覺齋記

蘭陵孫公

江陰大守徐公子禮今龍圖閣學士存山之子也幼妙秀發舉進士一上中之收其科則盡棄其所爲少作探道著書以學古通經師慕古人救時行道建功立名之意又以為出而從事與世推移立於爭地必貽俗吏為吾規憂於是東心練志三思而行百慮而動書銘座右兢兢然如立淵冰之上出呇谷之下名一齋曰自覺此其所以志也仕途昏險跬步如淡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世之君子寵利動之於前妻子之計推之於後跋疐機穽畏途捋虎鬚攖龍頷跋前疐後顛倒失據劒頭炊米刀頭舐蜜燕巢幕上燕處幃中道盡途窮困而欲返禍敗如此不可及矣且天下萬物之靈莫靈於人千金之貴莫貴於身惟哲人智士不苟

勵用其身而一心之神大撫四海遠追千歲介然之有唯然之
音來千我者我必知之見可而進起而就功名不可則止甚懷
而去沿彖蠡去施謂大夫種曰狡兎已死不去必有鼎鑊之奇穆
生吞穆謂申公曰醴酒不設不去必有鼠鉗之禍溫嶠行酒舉笏
擊坐客之慣陳平亡命解衣刺度河之舟此及乎殆哉生死禍
福間不容一髮而先物之幾見微知著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非
弋人所得而慕也子禮以文學政事知名一時縣大宗丞權守
饒州饒江左名城時以不便於親養辭大就小易地江陰出從王
事入奉祠獵皆真書其道學舍庳陋徒爲文具興教養之實公撤
而新之高明壯麗視大郡君之居可支十世地汙下濕積潦沂
迺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公集丁壯疏一六渠以走潦水而江
之濱麻麥秔稌弥望蔚然流逋四歸歲以大熟子於是考公政
迹蓋非止於自覺者也興學以教士使之習是勝非而失道之
述復治田以養民使之安居暇食而不善之意亡徙日得時得

位推此道也剔而至之爲上一者洗心易德抗節厲行亦可封之俗爲民者尊吏良法行善遠罪而入躋仁壽之域則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子聞西方有佛法世人陷於迷網不免不悟示三空門如指標月斷除諸妄以反其眞合於吾儒所謂覺者而高逝遠舉違世絕俗不若大儒之效今子禮奏課第一除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官陞大任建皇極爲後覺之宗將有日矣子礼名某左朝散郎江陽人云是道歲次丁亥閏七月日晉陵孫某記

如農齋記　　蘭陵孫公

晉陵盡禹貢揚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瀕江帶湖地大物衆張公壇歷子泉在焉紹興初元壽大上皇帝移蹕吉錢塘今爲股肱郡大目揀議推擇守御大子名見臨遣視它州爲重矣乾道三年春吳興錢公立道歷將作監丞擢守此邦治道清淨不事營首治一室爲便坐吏退則揭其中名曰如農子産曰政如農

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其過鮮矣名齋之意蓋本乎此予嘗見大觀政和中天下
無事天子隆儒重道崇雅右文一時先儒宿學舉人輩各通今
學古之士甚列於朝而尚書左丞蔡公少蘊爲翰林學士文學
政事以天下爲第一少蘊与公同州里長公二十五歳爲前輩
先達五道少讀書強記博覽爲文辭雄深雅麗有古人之風
少蘊敬畏爲忘年之友餘子不敢望也出而試吏又以子產爲
師治郡顧聞号曰循吏夫農者以田爲生業而數爲司命十口
之家男耕女桑相存隱高下雜殖五穀無閒民無荒田去稂莠
之亂苗者除蟊賊之害稼者勿奪之時勿擾之助長九月之
交霜降稍寒築場圃治倉箱豫蓄卒歲能事畢矣公率是道施
於有政千里之地不下堂不踰戶不窺牖不日覩而莫拂不家
至而戶曉也夫吏如東源小大畢入於規矩莫違吾令牧民如
牧羊惡者去之毋令敗群四封之內如治一丘不敢一日舍旨是

而歸以圖其終不亦約而盡乎予聞郭橐駝善種樹能順木之天不害其長凡所手種無不高大而州牧縣令長得養人之術梓人氏善審室處衆材僝衆工而役之畫宮及牆計日而成而佐天子相天下得宜人才之法輪扁斲輪讀書者取之庖丁解牛養生者與之今公得于蓬農功之訛師教先覺允蹈斯言為良于石蓋一道也故下車逾時雖麥倍稔穀貫粟阜直蠶老比箔繰車之聲四起如雷鳴夜禱不作巫覡不入門水耕火種泥行露宿上田植黍豆下田蒔秔稌麻菽高出人接畛連畦彌望際天無間斷亭視而嘆曰使君之政如農功耳而祥慶來以類至曰暘曰雨有年穀順成之應十目所視不可誣也於是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並道名其亭今為左朝散郎云蒞遷年六月丁丑左朝奉郎富陽縣開國伯致仕孫某記

東齋記

東溪先生

杜牧之作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韓退之作符讀書城南詩

者背于高大之根其辭以扭匡其至今閭閻多取其言以教子
弟於論者以此督韓而不及收之何也蓋收之以干謁自待者
也學者亦止以干謁待收之而不責其他至於韓子則諄諄然
以適從其身而教子弟之言乃出於利祿不能無愧於清義也
雖於詩無乎[illegible]一字爲韓子解紛遂爲之說曰黄兒小兒得食未
知飢食[illegible]以偏乎中和發楽教不亦缺乎余謂不然教子
弟正[illegible]矣夫孩提之時常情悅於利祿而淡於道義謂
其幼[illegible]其所悅者而誘之彼旣遂其所悅而去其所淡者
日遠矣[illegible]夫教者以斷不聞其以權斷者導之以正而迪邏
進之權[illegible]切言而易之以他也雖復告之曰昔之所言
者非[illegible]亦將蔽其所悅而不顧矣由此而得之則爲
貧富嗜[illegible]者則熙熙中而無所不至乎張學干祿孔子告
之以多聞見[illegible]行而已彼以干祿爲學而直告之以祿亦何
以學乎則[illegible]其干祿之心亦且柢其術矣子之意適資以盛

矣使之多聞見則知所擇慎言行則不苟進知所擇而不苟進則其視禄之輕且易而得之則曰有義不得曰有命得失兩安於義命而無悔於天於人邪善乎孔子之誘人也如此果乎韓子之說古學者由吾說庶幾有志於道矣

韓學齋記　　横浦先生

同年友永嘉薛嗣祖紹興癸酉二月十八日遺余書凡數紙其一日近闢書室深可數丈左右圖史相半其中且牓之曰靜勝蓋欲居閑守靜以勝事物之紛紜也至於人是人非人富人貴人榮人辱皆無足以動其心者子其為我記之余曰物之不可勝也久矣與其勝物不若自勝自勝如何思慮潰亂血氣飄盪動者莫貴而靜者見之見之則惡之矣惡之則若居溷中思有以脫去而拂得也惡之又惡之乃悟顏子克己之說乃得曾子三省之說乃入子思謹獨之說使非心不萌邪氣不入而聖極之義孔門之學於斯著矣若夫人之是非富貴榮辱初不相

闢我無勝彼之心彼無勝我之念彼我兩忘天下之能事畢矣自勝其大矣乎開祖用意伊川之學四十年矣其於斯理履踐久矣今乃以勝物之說諉遺於余豈用夫子俟漆雕開仕與夫語子路浮海之幾乎余老矣亦飽經而熟識矣故敢不揆以所見爲說因書以遺之而其不然願以見教

師氏逸物齋記

吳草廬先生

夫人之生資物以養者咸也物之能養人者幾何而賊夫人者多矣故必違物而後可以養生蓋人未始無良心也一爲物所誘拔遠失之其養安在而或者則曰飢必須食寒必須衣此二物者有生之所急人未有能避之者也使飢而自食其粟寒而自衣其帛猶可也而異皂云者未必人有之也飢寒切於身夫孰肯坐而受其病必將起而求諸起而求諸吾道亦少褻矣是賢不肖所自分也而可不慎歟吾之一身固與天地參無不及焉吾寧以飢寒死而不敢私取人一毫彼其胸中浩然至足也

而何假外物哉其不得已則被服藍縷嚼齧草木猶可以自養夫豈不知肥甘細滑之適於口體乎惟其所養者細而所喪者大故決去彼取此昔顏淵以簞瓢陋巷季路以敝緼袍與狐貉之厚者並游羞媿焉而不恥孔子稱之此固世人之細事也能不以飢寒之害為心害耳人能无以飢寒之害而後道可講也若淵無簞瓢路無緼袍清飢赤立猶將不恥而樂焉彼其所以為養者誠在此而不在彼矣而或者則曰使人不衣不食以事道聖賢所難也必不得已循理而求之於道其何傷苟決去焉是亦為亢而已矣此孟氏所以譏於陵仲子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仲子亦未可厚非孟氏之言蓋有激耳彼豈不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乎身自死頑弗受若孟氏乃可謂善遠物者哉夫學之道欲正心誠意以治其国家者必先致其知而所以致其知則在格物夫格去者扞也禦也拒而弗受也與遠物之義同而曰山林枯槁之士以是為亢則其不思甚矣吾友師氏伯渾

父既以疏物名其齋居而屬余為記君其時漸以相與言蓋如是余心有感焉而漸以更涉憂患進道愈力則別起於物之初矣其又何所違哉姑亦記余所感於心者云耳

小隱齋記

觀堂先生

故尚書右丞翰林学士京兆郡田公之元孫曰俊以其居名於李愿以世其家者至号其所居齋則曰小隱求余為文友人錢君敷助之請余初憮然疑也是以久不成今既不免則問錢君彼所謂隱者非山林之謂小市朝之謂大耶曰然嗟乎此可以難易名不可以大小差也今夫舟泌乎河浮乎江漢風恬浪夷一日千里恍乎不知其所如往夏五六月道三峽出瞿塘湍怒濤雲駭前激失秋毫道拔挽碎僵舟覆人沒死矣彼皆謂夷行者小險行者大則可耶無亦惟其所遇而已士不得乎世道不可累抑背去之入山林友麋鹿有死而無反顧此固易者不幸不得去是以之蝸居游色風識一不相值立有怨所當窮以謂遂偕

五不仕巷而懷之易齊武子仕而晦其智以為愚寔難雖然此可以為它人説也無語田君田君於世何有不可必欲隱去吾聞左丞公起爾士致身天子言天下事拱立變色侃侃可畏退與人處未嘗為獨行奇言以釣聲稱士安樂之此獨不可學耶君歸幸告田君魚鱉羊生五味而烹之其美無度昌歜羊棗嗜之雖聖賢亦疾也苟不以食未必為不知味

潼川司理廳書齋記　趙狀元

事有慊於中則飲食不為位若有鬼神焉執其神而作止之此何以哉始予知臨安艤舟于江陵夜半雪作于累蓬窶簫而居雪不能威也願僕夫踡跼以身受寒慄不得去則必為之動夜將旦而睫不交嗟夫人適已獨善固不能自可於其私哉百工有司之非人皆足以暴物而莫急於獄獄人命所係也潼川大鎮也土廣人衆則蠭發而獄煩司法之官三歲一易敏給善柔之士雖仕而無別自其始覲之早暮寛猛歧然而不齊而人之

死於囹圄其終則一也敏則急善則無斷幾何不爲利之所賈是故居此官者皆有負向隅哭泣之人之羞而何居室之敢安清虛瀾塞之暇擇哉廣安張君慎言纖仲之來遺利不問引囚而前諭以六告以朝廷哀矜庶獄大意人知君之不可欺且謂君不使我至於極也故笞箠不用而獄情得君亦始慨然求爲燕閒之居以溫燠父師之舊聞廳事之北有地二畝剪茅結菴時取休息然前爲舫齋東西窗而廉之菴左右爲土室户牖南北向素壁棐几古聖賢之圖書横陳其間庭下有竹各百竿蕭爽閒寂窈窕邃密人之至者以爲山僧之居不知在城郭也君遂言曰吾甚愛吾室不可無書以告於子夫士患不知所以立上而不知所以立則志近而昧遠逐物而喪已今吾治金穀而李會計理刑獄而讀法律轉而之他舊物放棄何著吾措足之地古之君子養之於無事用之於倉卒伊尹之有莘傅說之傅岩顔子之陋巷皆是物也君名家子好學篤行言論有根本

欄世俾今遵然猶有前輩遺意是豈華好屋廬以侈其觀[illegible]為使者哉子既嘉許君能使民不寃內無所愧以為民居又嘉君之朝夕於是治心養性庶幾求所謂立者故為之記且使來者之不尚也

敬齋記

南軒先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矣天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甚良也思亂而欲治之紛擾息其不得須臾以寧而主理益以微寔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大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道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

用日新矣也人之從事在茲學者會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
矣哉至於所造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之勇與緩急之不同
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求記
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拙齋記

南軒先生

臨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爲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
不拙也久矣子求之術而敬名之求智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
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終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貴者
始見吾子輩乎客上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詞則然若不足意吾
子之不亂溺焉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爲則亦已也今而
接物也撰文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則子之志
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爲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乎豈可以輔仁
也抑亦子之質之美乎亦有聖哉請試爲予言之世子聞之義
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

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將為進學者言則
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涉遠之
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妄窺
而竊取耳受而口傳特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僥之計
存之不省而惟至之必求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
其躬也難矣乎以是病夫學者之不樹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
家子寔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
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皃正顏色出辭氣曾其
所為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一
簣之末易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
言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耶由乎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
吾子既與是之患矣由乎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也吾子其
宜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與為標準而從事焉其
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懼其所未進則為拘於有限而息者

無聊易地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善最樂齋記　　　　方舟先生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諷其所自名者於他人者以為記則答曰昔兩漢儒學之化虛實之教所以大哉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所自取於結客以因其迎墻下士以待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董蒸於見聞朋習與自牽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膏粱富貴之族為虛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群公子由此岦岦矣故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為於譽毀蓋必有所懲而以善自全者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為過而以為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己惡群於放漢東平若家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耳而身美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偶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有恕無怠之別聖賢人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為惡

是亦足為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是焉吾乃今[illegible]之所以自取者已侈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illegible]宋魯之君不謀而同蓋其聲類或近名有不得不爾者固[illegible]君而兼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謂樂正子皆可欲之善以為[illegible]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為其所學而大施於世必將由一善以進不驗以須其成不速以待其化如雞鳴之平旦者果於有[illegible]於樂乎哉

復齋記

東萊先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天施地生而川流不息豈獨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天下於此而上於彼而固以著其往來之象錄夫已去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不能已焉嗚呼聖人於書之復所以發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必為復之本者

以此歎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來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而
書于壁而庶乎其有以自存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
銘之之意仲本則語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君授以程氏之書讀
之而有不得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
諸子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
其与人也必忠如是而求之三年而復有得也然而存之也未
熟是以充之不固往者未循其本而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
或乃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内今也灑掃於家庭之間揭以是名
而日居之蓋將息其温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
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一貫乎理而不為內外之分
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謝曰僕
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君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
心移諸同志以懲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豈敢有所愛於子哉抑
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而誠身物格而知至而后

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曾顔子思孟子所授受而濂洛諸子所尋者朱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于壁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淳熙丙申十月日

呂祖謙記

瘝於齋記

金華先生

古之養民之政亡矣今之為吏者務以力勝民而唯恐不至也嗚呼古也雞豚狗彘使之無失其時而今也父母妻子使之不得相保其何至此極耶是非民之過而吏實為之也然古之吏甚逸而今之吏甚勞民之報之亦各有當矣天子故不以罪民而專譴於督吏且申重於守令焉豈以最近於民而休戚之所出哉夫一國之廣一州邑之積也一州邑之不理而日滋害曾不察一肢之不舉而一身為之病徽省山在西北號望邑土瘠而俗異民生歲未粿巳執書冊從師友不問貴賤以不學為恥

嗟可服以義而不可劫以勢前之為令者一切反此及蒞到錯
繹民紛然而赴之則民益憤激而爭莫能勝乃怒已而誣之曰
健訟而慢公嗚呼吾人果兩耶訟而不得其情公而不恤其私
則健與慢二者吏自取之也東都賈君逵之曾孫大丞相之孫
政和侍郎之子也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發更劇邑[illegible]得美稱[illegible][illegible]
今大制置府公承天子之詔而尤加詳於守令顧眉山非君不
足以臨治之既出君以一來而君亦思然不爲也至明年其家
法除苛解嬈阜有成績時未閱月獄無淹繫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
大服於是闢官舍之西偏為小齋羅置圖史引[illegible]士[illegible]詩
飲酒以樂其餘暇于蓋邑之民孺孫君相與游者[illegible][illegible]之曰
君知所以致此者夫背闢之東坡先生吾人之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能者固不復以事試終日暇然先生之言不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須慢公者特惟吏之聽耳何則致暇然者在吏而民[illegible][illegible]
微公明且能亦安得有此樂哉盍以暇然名君齋曰[illegible][illegible]

我併記之嗚呼吏苟不以力勝民則其道甚易其利甚博而其為報甚逸或者何憚而不為乎故盛之抑明且能者誠不多得耶乃今有推吾一州邑之理而風于一國俾知為政之本在養民庶幾厥然之樂其必有以共之者然而當自君始也乎於是為之言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四十

記

堂宇記九

白雲庵記　上官御史

元豐元年夏四月予自御史得罪黜官鄉邑循汴泝江迨今乃祗職事蒞事之初目瞪乎期會之文耳厭乎嚚訟之音晝聽夕觀寢膳不寧如是累月乃復少休私自計曰凡治氣養心虛則明逸則思古人之所以即高明遠眺視者非特為游觀之美所以宣底滞而明意慮也今且僕僕於事與物馳委頓疲耗尚安能虛我而應彼哉於是暇日與一二僚友躋樓外闢引觴賦詩東面乎嶄然之峯北瞰乎泠然之泉谷窈而雲霏魚泳而鳥翔嘉木異卉條帶左右棹歌牧唱上下於其間人物相忘有以自適已而循閣而西得地盈畝闢牖壁而即乎虛曠之望則易攬莽而易以宣鬱蒸之氣軒楹明開出納雲霧心爽氣舒則詠先王之

言探太古之音有可樂者焉若夫樂無所待出於所擇此子之所
願學而病其未能者也京兆上官均記

易庵記

魯國先生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草也漢時決獄疑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之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之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且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數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禍之幾死今幸開發方且掩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記一本其一

以自警言其一以寄二子焉年月日記

和樂庵記　范太史

河南張子京結茅為庵於其所居會隱之園元豐中司馬溫國文正公為隸書以名之取棠棣之詩兄弟和樂去後十年子京書與余曰庵得名於溫公近以雨壞復新之溫公沒矣是不可忘也子其為我記之始予以熙寧中入洛溫公方買田於張氏之西北以為獨樂園公賓客滿門其常往來從公游者張氏兄弟四人出處必偕余每見公幅巾深衣坐林間四張多在焉或弈棋投壺飲酒賦詩公又鑿園之東南墉為門開徑以待子京之兄弟杖屨相過於流水脩竹之間入乎幽深出乎陰翳乃得是庵焉美木嘉卉四時之變無一不可喜者賓至則兄弟倒屣怡怡然信所謂和且樂也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伯康入洛則二家兄弟日相

從游其名子京之庵不惟以善張氏亦公之志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外物之娛悅其有可以易此者歟張氏伯曰明叔仲曰寺叔次則子京季曰和叔自其先君棄官隱居園池之美爲洛之冠子孫不隊其素風而大賢以爲鄉有德義之益其可尚也巳是庵也其與獨樂之園以而人益愛之宜子京欲爲之記而余不得辭也故又新之其勿替哉

定庵記　　定庵先生

余葬親丹丘城南樓石山之旁因結廬其下名之曰定庵命僧惠純惠瓊守焉建炎戊申自謫所召還得宮祠道迹舊廬與二僧游一日僧請余曰先生厭城郭而投林泉所樂在此優游筆硯枕藉圖史考古今治亂興亡著爲篇章多矣獨無文記定庵乎余默然久之顧謂僧曰師試言庵之可記者僧乃曰孤峯疊嶂森列四面青陰而合柔氣翁蔚此庵之山也潺湲之聲淺淡之色滚兮無窮酌兮不竭此庵之水也朝陽升騰岩谿鋪金

月輝映夜檻排玉此庵之一日之景也春晝雨過而群花爭妍風回而煩暑銷盡涼生客思增爽雪霽林雜如畫此庵之一歲景也新松嫩柏脩篁叢檜爽心菊英芳芽樂苗沿堤夾徑種種間闢几可以悅目者非一類也至於煙靄低迷雲霞出沒倏忽之間千態万狀有不可勝言先生所以記之將不出於此乎余應之曰噫此庵之景師所能道也余之名庵初不在是夫人之一身與万物同囿於造化之域苟在我者不定未有不爲物所轉故吾之教有曰能定然後能應師之教有曰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二者不同其歸以定余之於此方將反觀内境不逐外緣去思慮屏嗜慾治心養性存氣守神求而必定其在我者至矣然後虛而靜靜而明燭照於天光自發於是出而交物物不能轉矣故處富貴而不淫臨患難而不懾死生之大無變乎已況是非毀譽利害榮辱者哉彼雖日夜膠擾乎前而不能汨吾胸中此余之所以爲定也苟惟不然區區求目前之景留意於

勝焉則見居見庵也亦不免為物之累耳烏識其所謂定歟師其念哉二僧瞿然相顧稱嘆以余言為是因退而錄之為定庵記云紹聖元年辛亥九月一日書

李氏山房藏書記　　東坡先生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

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白鹿洞書院記

呂東萊先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册於南唐其事至聞我列宗於汴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遂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篇

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
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其受和
自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
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
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廷白學制教養
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
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
緒言稍出於毀弃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
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
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
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損先儒淳固慤實
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
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
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潛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

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伕猶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役始末具於嘗塗郵程正所記者皆不書十有二月朔吉日某記

山居記

大博某公

陳君方中告予曰甑屬籍太平之繁昌其居去縣東四十里其地名安賢埠直吾山之陽其山在西北竹木李博植焉其港在東南芹藻草荇莛焉距港之間有原隰距山之間有岡阜就原隰以耕因岡阜以桑前有園後有池池則菱蓮魚鱉育焉園則桃杏梨栗生焉歲時伏臘慶弔宴飲詞入以為出者俾自足於所居之左右若夫四時之變化一日之朝晡風雨之慘舒雪霜之凌厲日照晝而輿和月照夜而涵鹿草木之華實蟲鳥之呼吟千態萬狀雜者窮乜榜篷艇乘籃輿與昆弟之諧讀賓朋之笑語老者杖扶幼者手携隨其萬物之自然得其意趣之所寓終年没齒樂

於此而不知朝市之榮辱利害不去鄉閭丘墓而晏適自此亦既幸矣吾非不願仕捄所有游場屋連年不利以遭憂患譏謗不知外物之可求也今將靜吾心持吾身洒然自得於徜徉寬與田翁漁父相從以終焉一日告予歸有期矣願求言以記其所居予語之曰進而不知退退而不知進非士志也處義在此可仕而不仕爲無義制命在彼可止而不止爲無命方今 明天子在上求賢如不及吉有懷奇抱藝者寧任氣超然自放於山林湖海之上不一出以致其義與已出不遇而戚戚終老於車塵馬足之間不自去以安其命者要之雖激汙卑陋之不同其背於道也若方中可謂能致其義安其命者歟方其少時從學於今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公子嘗聞其爲人矣後數年官京師乃識之觀其色以察生於心之善聆其言以考其發於心之正其學之淳淳其行之循循一而不二齊而不變與

之往還且不厭也相別之久今年復見於京訐其辭今恬平而靜重又能決於自信如此愈可嘉也遂與書其樂於所居之意又繼之以詩曰

有高斯山　左嶢右環　有泚斯水　勢非汗漫

彼君子居　幽哉兩間　沃若者桑　離離者苗

歲則屆矣　既歌且謠　或飽于地　或徜于園

林其茂矣　殽核鮮縈　壺漿讙讙　琴築瀟瀟

矣言輸中　孔燕豈弟　敝瞋一日　炎涼四時

永念至止　吉屢復之　我營則有　挾出冉偶

爰適其歸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濟北先生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奠各谿而下若亟咸傳說則累不逮遭時有用歷數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爲人皆恐其遠宜一国佐不足用天下事君衰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聲[illegible]

探其頗通其說用以爲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文拙不工曉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從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撫陶詞以名之爲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爲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皋以舒嘯也爲亭廣其趾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封土爲臺架屋其巔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爲庵抱陽而園之以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爲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遠山水非柴桑其門直通道有長板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縈之浦柳翁然蕭

烏之所聚有丘壑窅脩而就其深為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
也跂而即其高為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
者九既榜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卧起與俱仰榜而味
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踵躡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觀
左右意不自足懼矣淵明一語泄因喟然太息自幼壯至于白
首勤苦斲畫探聖賢之蘊上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景古
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諧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
無有至為一淵明懼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奔奔則不近且人才
力有分以盡為人之所為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為人之
所為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
明其幾矣又陶之自敘云環堵蕭然不旋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俗今余居
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為淵明固易而
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汙臺省國恩未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執

爲淵明固難一以爲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然而不難易兩除一以爲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辨也或曰淵明亦晉人初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爲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昔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今余与子前勤不定以觀湛彼淵明湛者猶也嘗試與子去其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後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洸然見其途巷乃余與子昔所嘗遊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後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藏書室記　　穎濱先生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

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辨田以植穀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余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乱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

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果可非耶曰非也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知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益而舍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芝室記　淮海先生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晏老仲老廬于殯側數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僵若偶隸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不易詰其所以然者矣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卉而萎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

聞而學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從之不可講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語其所以然者歟午二有浮屠闡而嘆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洞徹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散於塵幻由是清濁而外者爲想濁行而隨者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安運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通交感至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抑又奚疑若夫善惡雖殊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不然竊推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爲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咏浮屠

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名試中選今為函都教授要老名康孫前恭海陵韋沖老名康適云

巴州雲間書院記

内翰洪公

巴古國也春秋之世常與荊楚確秦郡天下為三十有六巴居一焉僭蜀漢中鼎峙立為梁益并存先漢十一城後漢十四城唐九城千三百年間東蠻西羌所謂墊江宕渠魚復朐忍乃轉而佗隸從移隨時日失其故職方無所究質僅存五縣今之巴非昔之巴也然包錯万山中一水環縈實曰宇江因川形而州則域埊雄溥固非步側可並惟全蜀多名士此獨希堪家之識謂學官初坤傍城面瑞勢屋在進取之場為未暢長吏舉知之而葺於文書吏於格置趣了朝莫我躬不閱將分撤見力抗赤非職之寘憂乎其難毋寧共手勿問而已凌儀趙侯孟誠旨受印捐身相民不以遠且瘠為厭專辦訟當冀帛乞而撥之泉粟又出錢粒而勸之即上吾官曹正與我一錢弗予也事會之

來鑑見至蹟冊越歲丹然以最開然後曰吾爲勤區區財足救
遐委精神於文俗未盡秩敝疑耳天子命之教將何爲哉上諸
外臺啓平門學南使青衿來趨捷握琰致雁是果有俟太常第
者而兩山兩峯對峙如植若戟冠緒佩玉之嚴然特爲州家殊
觀啟於是誦於是足以雅其聲於天淵漸此末之兩諸生衛勝
首建冊行楸正卜作書院數十楹目之曰雲間學歲爲西臺有
石鼓岳麓廬山故事存無僭於洪林士指爲便凡土木一切費
衛氏已任之不關於民旬月而功就宏樓華棟修楝穹宇[illegible]
出泮宮道南闕負發雜綴糾緣簇息廈翳衡鋪風表獨立於[illegible]
之外丹楓方丈真可階而登也侯爲政於是知本元矣非其[illegible]之
能賢無以致衛君之倡乃非衛之抗衡亦安能爲使君之[illegible]
矣文以雅容頌即黃堂後建清化之堂疑香之閣領還[illegible]
觴詠燕適不知身之上躍唐虞之峽崢嶸劉閩以屬于華陽[illegible]
水世子少聞蜀都之盛蹤遊名不能西今老矣無緣由一爲登臨

齋賦詩賓廣度以胡光庭之解遺信畫疏來請記為書以遺之
紹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記

涪州棣華館記　王臺先生

紹興四年冬眉山程君叟自廣安移守涪陵一年罷去後七年其弟通叟繼守此邦兄弟之政皆以興利愛人為德撥煩成務為才明而不苛肅而能寬涪人安之乃於州治之東偏肯構之南築棣華館焉前為小廳後縱為屋六楹中闢為軒旁列二室軒之楹增其基為廊道欄檻以通往來仰暢谷之朝曦俯黔江之清流不深而遂不華而敞其二室皆置六經子史百家之書政事之暇日與其諸子及門下士講誦游息乎此或曰茲館也其以夸耀衣冠之盛事歟予曰不然高官要職昔之人蓋有父子兄弟迭居者不可勝數好事者紀之以為衣冠之榮程氏世有顯人自其曾大父仕至監司持節為部而大父亦嘗受兄弟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大父提舉茶事以次對之職帥瀘而其

及竇文公亦由名侍遷侍從知秦州其爲衣冠之榮大矣非特今日也茲館之設觴詠其以治人安其兄弟之政廣思不忘以爲異日之甘棠也歟漢馮野王及弟立相代爲上郡太守人歌治行皆略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子於程氏兄弟亦云

光華館記

曲肱先生

明天子坐朝出內府節臨遣使臣信行觀四方風俗事無大小驛置以聞焉一封傳之所部于宣寄交禮意覃其家州南迫服嶺於荊湖爲遠郡部使者張旌竟上守以下舉職事命唯謹吏益恭民益趨父老男子交道望風采不敢講罷事朝廷天命有惟時所之館有大官貴人專而家者歲在庚辰未汎凡十年罹發遣州事蘇某始取而加葺焉因大書其門曰光華而爲之記曰盍覽襄公以王命聘楚假道於陳侯不在疆當不授館國

無寄寓賜無施舍歸而告諸王庭朕不有大咎必亡庭之憂歟所
失禮甚寡公用是卜之有如王人儀然厚而臨諸郊亭導竟除
門省車視秣燕幾其能禮也今乃不然肅乘御以入焉而舍之
近亭旅宿館武進止舒遲容半睇帶曰不足辦而後謁入雖曾
徐張不能為容顧不之責誰其廢禮乃九月乙亥高厚閎博堅
壘崇宮室中右外圍賓次隸舍位置先後各騰其事毀瓦窳木
代以堅良散級穿坎輔以衷坊器用契新設飾明白工人役狎
不詰苦辛而能歸其舊名還其寶侯史占天闈入解劍宣進退
變壇靖客以無憂客使至於尊王命展賓儀正名物辨觀聽其
一郡之禮而復之是則可書邦人士言於予曰今有重客舉德
雅望從劉寵大尉按轡以待門庭誰敢不勤若闢垣而入修途
而行必有辭命如吾國僑其或不然則廢禮之誅誰執其咎予
并書曰紹興十七年某月某日某甲子右朝請大夫權發遣永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饒某記

謙牧齋記

世用先生

善觀人者於其燕私而觀焉則無遁情而君子所守與其所養亦皆得於平居閒暇無事之時如守且不固養之不密其偶則遂然撓於外有不能久而安者懷勝則召敵肆氣則收怨伐形而至去滿假而戰來惟盛德君子宜高而就卑其智而用晦退辯蘊和執恭處順嚴守而深養之言與善雁動與吉逢是理也豈惟人情之所甚好夫世鬼神福之矣在易謙之六爻謂吉者三謂利者亦三它卦莫有此也長樂許求之既小築臨江百步有小室窈窕疏明宜涼便燠愜可人意問所名於予予以謂求之父祖皆以文章勳德爲時名臣禮賢下士號稱長者求之必傳家學躬行甚謹安恬寡欲與物無競望其風顯其襲氣溫其仁義藹然君子也在交游中溫溫自克退然無所校至於閨門之內夫婦猶賓客父子猶師友怡然相得於名教之樂豈物若推一世溫恭之士必屬之求之因觀謙之象山以崇高

處地之中初六爻處卦體之最下所謂謙謙君子利涉大川者
時謙之至雖艱危險阻未有不濟永之駿駿乎顯榮於後世也
有以相其謙者乎取譬辟卑以自牧名其室曰謙牧寮學者君
攸然以喜謂乎狀永之甚似若觀於恭私而得其平居閒暇無
事之時能久而安其所守與夫貴則乎與永之媚家也知之莫辭
焉因書以為寮記紹興乙亥冬至日曲肱寮能某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二

記

圖籍記 書記附

祥符詔書記　　祖徠先生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之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醇而近代已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為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脩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况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鏤版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誤于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

文集可以爲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
者即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嘗言故楊翰林少知古
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建州召試授祕書
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
路指目或勸以歌頌上美吏祈清貴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
成及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怫然曰吾將勉力庶幾李雲退之
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文崔掾初覽其新文數十篇大
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
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爲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
不能有道自立好名爭勝獨駈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黃州
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家襲唐李
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
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
執政爲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余宗

弱無以摧揚雄錯惟胡大監繼周在旦以罪廢斥居廬江乃相與延譽於言于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揚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于殿上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踞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它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告明日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以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揚遂肆然無復迴避爲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

介翰得覩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浪洛因私記之

仁宗御飛白記　　六一居士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聰明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群賢並游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群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万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瓏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

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氣望者言紫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仁宗御書記

司馬溫公

皇祐初故右諫議大夫張公為翰林侍讀學士仁宗皇帝謂侍臣曰朕宅帝位幾三十年天下名儒皆嘗與之游自得張某使我日聞所未聞因書紙為博學字命使者即其家賜之當是時國家中外無事天子方嚮藝文同侍殿閣者皆名臣之選無不環觀嘆羨莫敢望云公既沒十有六年公之子華字材之將摹勒其書于石謂某曰必為之記某曰昔公知滑州某從事於幕下嘗聞公之言曰余平生喜書讀之不啻數十百過其簡編敝矣每發之必有新獲之意焉嘻公之篤學如此宜其當明主之知為多聞之友受殊常之寵成不朽之名也使曩也先皇帝

賓公以万金於今何有因不若華一言之褒其為子孫之榮也
世無窮也夫知人則哲帝堯之所難仲尼門人以千數獨稱顔
淵為好學今村之所為欲以彰先皇帝之知人而揚先公之好
學也夫彰君之明忠也揚父之美孝也惟忠與孝村之所當為
其世雖無文又焉敢辞

仁宗御飛白記　東坡先生

問世之治乱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
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
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覧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
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
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
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徳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禄無窮升遐以
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

濟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沉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徘徊然而作如望旋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去為濟濟或由此也夫

汝州龍興寺吳畫記　　潁濱先生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

無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為師則非畫也予昔游成都唐人遺迹遍於佛老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横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縱心不踰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見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後東游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為奇而比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游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畫東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踈漏塗栈缺弛幾侵於風雨而畫之精不可傳者皆存[illegible][illegible]

久人亡而迹存遠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嘗爲之餘而迺顒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大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昔有僧惠眞方尊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踰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肯東畢之日前後皆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東齋貲治石請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潁濱先生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群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稱病以事付僚吏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嘉建思賢亭於其圃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與其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葺憲賢龕石於左右壁焉蓋公以文學鑒識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詩

則已有流落之嘆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藉藉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歸舍焉廢之後詩石散於高臺壞室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隨世磨滅邪然予獨峯峯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所欲歟抑非陋歟

太宗皇帝御批記　濟南先生

元祐天子錫宴東宮以御書古詩編賜執政暨講筵諸臣明日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聖著作郎兼侍讀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於是有以見人君大略字書未足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有書名擅於世及即位益專益工鋟之金石藏之延閣而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合堯舜揖禪之義及紹大統遂集大勳[illegible]成康爲宋太宗則其德業皆知燦然爲唐文皇由此矣故文皇爲帝雖以字學名於當代而爲餘事太因觀帝批以天下兵

馮元卿吳越國王錢俶表敘作是記元年三年八月十一日呂

李廌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豫章先生

臣昇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有二年幼以從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
姓皆知朝廷仰戴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
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白書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去稍稍
散落人間屢娶昌光被方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尚
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何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
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
之未嘗不賓嘆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踴躍恨不身當其時焉
嗚呼謂有德君子者取藉有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
嘗出奇變官匪夷世乎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
職四夷承風臣亦六能識其所以然哉故秘閣校理臣張公裕所

藏書其字自詰以示臣臣昧嘗謂若如此文章天地之高厚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白蓮社圖記

濟北先生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鴈門正覺法師慧遠於此山下居之西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去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大行釋道安於洛陽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䭾耶舍佛䭾跋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順道昺道敬曇恒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䭾二尊者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家善陶淵明陸脩靜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於公至中嘗有虎感君之即馳上山吳滔公行有應

剛機耶舍示寂以水洗弟子足使聞自聞風聲自雞鼓一夕盡姑臧跋陀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耳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群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為限最后陶潛陸脩靜偶送而客不覺過溪然猶忘懷得失者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慶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後去其社名殷仲堪之為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潛陸謝劫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為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為　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時剃髮從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関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行桂垂藤以李成崖壁瀑本以許道寧湍流山積騎從鞍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鷳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位

豈向背物皆作佛本以授書史孟仲寧使復爲圖色之余初綦無生法擾世網不得出與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留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思山許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園悠然忽如蹴屐扶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寄意

澧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爲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衛固兄弟而啟豈兄弟也邪雖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化蓋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衛亦不可齊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角之土地澧即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逕雍圖記可指蓋楚宮頓丘泉源淇水頃漕之地彷彿而其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姝者

子何以告之列原其国俗好文而樂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
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
非特孔子時為然也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尊乎文章
之緒有复者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不善子羔脫身於孔氏
之難而尊道仲由結纓於臺下之勇也蓋莫盛於漢賢直如汲
黯驍將而不一人而倜儻喜戰鬭如後魏李崇輩此者迄於五
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一而思之然後知治天下不病學校之不設
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真宗北巡叛虜奪氣而遭之人
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桑勸学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
磊士亦稍稍能自奮於射孫学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国逮元
豈可攷而記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窮夭且
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
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
其參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与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待而

典君子豪傑也噫是則君子不能無徇焉二而知讀書為儒取科
第列士大夫以爲榮其親榮其郊人爲亦可尚矣予無乃漫
叙其名氏而記之予聞而嘆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畝之
宅猶如此目前之事猶如此況人倫所以本乎躬浮沈而美
詞之在淮為馬圖為發光神氣之發也獨人乎哉將以肯君子
如浮扎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攷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与夫
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于其後使郊人諸生一過而悉
惡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西方之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
此自貞公之教而始也公名璹官右諫議大夫至元豐二年十二
月某日記

泰和郭家御飛白記　　楊傑次公撰文

仁宗之四十二年春上宴群臣于群玉殿自朱相韓公至諫官
御史都若干人寮賓飲酒隨協氣感之盛昭回為章詩歌天漢
之美上於是賦詩命屬者無和既又御書飛白遍賜群臣以識

曹郎中臣綦所以三司判官與會試賜帝字其後裒集者歸獻異
因以壽終後幾年其子大廟室長臣誨始以御書刻石誨之言
曰吾以後大仁祖之既賜昭顯先臣之逢遇夫我乃行之欲以
言者吾心而不得焉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顧天子之賜之
也臣承乃言曰昔先王之撫群臣親諸侯皆有分器賜予大為
齎伐小邦其徽而猶以為後世寶未有帝墨文字發於聖作其
為將者也百執事之臣或宣力在外雖高爵重位有不預茲宴
而預也以郎官之末猥被寵賜其為光顯華會實甚多于十之
遇為萬世子孫之藏矣嗟乎自遺弓之慟地龍歸已來耕夫成田
宂書莫覩嘗侍登來瞻音在耳建陵賜劒手澤仍存衰榮感歎
可勝道哉若夫翰墨揮灑之法雲霞舒布之勢存為都堂帝之
體想龍馬書契之初神以妙萬物而為言聖固天縱多能矣蓋
明目巧心所不能闚變豐辭簡要學所不能講說然雖窺測一曜
者占之象景望三山者皆於雲氣渺邈乎可略見其彷彿云年

周具官具劉某記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公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東齋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晃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之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嗜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規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下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

起而功被天下內之與畜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士家藏其本末附後世師公之儉云元祐七年七月壬子死某謹記

御書手詔記 代俞公章作

淮海先生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三年四月環州蕃部蘇家族巴家族華家族舉兵攻掠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illegible]中招捕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走塞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多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者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從其末減又別賜手詔獎喻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身雖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某等嗣奉遺訓夙

夜禎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輙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君之志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耳邪目以謂万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未嘗特今日為臣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臯記

徙文與可畫木石記　楊祐夫

鄉丈人石室文公近世文藝之雄也初將從事功南會始交盈郡飲酒西禪之精舍夜文氣酣酘爛起作枯木怪石於方丈之壁去今五十八伏臘來集以步戢不識公獨識其子冲卿閒沖卿言如此乃假館於主者求觀焉歛衽三肅仰而游顧徙見老榦蟠屈丌者蒼顏須鬢鬚勞拼細雲下枝裂地不知其幾千万年物乃今猶植立檻間褷褷乎如空山臞仙真骨強勁雖剝壞而不僵岌岌乎如幽林古佛者骨堅而閱歲寒而無恙余心懔然悟之以為公蓋王摩詰也特造化出沒異耳然世通須命者有數言

未可出之獨恨詩非其地頗為拙目輕題漫傷横犁於其上廉
大息久之不能去間以告主僧主君發選舊自吾力能辦
此乃并其璧從置公堂之中壽飾以攔楯周護極謹某曰松檪
多壽以石耐久以物誠有之文亦宜然方文公仕初無越不過三
十許耳胃中磈磊已有奇是惟勿兒女為柔孰耶君視此畫使
非世人婉孌之槪其形貌臺固否鍋遇過客俗子勿輕與言必
審其人氣節不凡發視之此畫起皇祐之癸巳其從以大觀之
庚寅而某為之記以政和之辛卯發選名某南樂人黄含曙書
為士所尚云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東坡先生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
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
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
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
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 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
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
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
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
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
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
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
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
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
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

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其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閒如此也

石氏畫苑記　　東坡先生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為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間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

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恬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輙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日趙郡蘇軾書

宸奎閣碑記　　東坡先生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
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
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
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
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
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
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
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歸甚苦英宗皇帝留之
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
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
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
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三月出守杭州其徒使來
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

目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盛帝以藉口
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來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
實去佛遠甚矣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屠度僧尼宗
多寺廟干戈所寡未嘗用所私獲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
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　璉蚤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
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
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　體合自然　神耀得道　非有師傳　維道之徒
逍遙自在　禪律並行　不相留礙　於穆頌詩　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　乃識其真　咨爾東南　山君海王　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